

汝修倒在牙牀，又昏昏地睡去，直睡到半夜之後，藥氣散盡，方才疼痛起來，從夢中喊叫而醒。舉手一摸，竟少了一件東西。摸著的地方，又分外疼痛不過。再把日間之事追想一追想，就豁然大悟，才曉得結識的恩人倒做了仇家敵國，昨日那番賣弄，就是取禍之由。思想到此，不由他不號啕痛哭，從四更哭起，直哭到天明不曾住口。只見到巳牌時候，有兩個小內相走進來替他道喜，說：「從今以後，就是朝廷家裡的人了，還有什麼官兒管得你著，還有什麼男人敢來戲弄得你？」汝修聽到此處，愈覺傷心，不但今生今世不能夠娶妻，連兩位尊夫都要生離死別，不能夠再效鸞鳳了。正在？惶之際，又有一個小內相走進來喚他，說：「公公起來了，快出去參見。」汝修道：「我和他是賓主，為什麼參見起來？」那些內相道：「昨日淨了身，今日就在他管下，怕你不參！」說過這一聲，大家都走了開去。汝修思量道：「我就不參見，少不得要辭他一辭，才好出去。難道不瞅不睬，他就肯放你出門？」只得爬下牀來，一步一步地掙將出去。掙到沙太監面前，將要行禮，他就正顏厲色吩咐起來，既不是昨日的面容，也不像以前的聲口，說：「你如今刀瘡未好，且免了磕頭，到五日之後出來參見。從今以後，派你看守書房，一應古董書籍都是你掌管，再撥兩個孩子幫你葺理花木。若肯體心服事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，稍有不到之處，莫怪我沒有面情。割去？子的人，除了我內相家中，不怕你走上天去！」汝修聽了這些話，甚覺寒心，就曲著身子稟道：「既然淨過身，自然要服事公公。只是眼下刀瘡未好，難以服役，求公公暫時寬假，放回去將養幾日；待收口之後進來服事也未遲。」沙太監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許你去將養十日。」叫：「孩子們，領他出去，交與萃雅樓主人，叫他好生調理。若還死了這一個，就把那兩名伙計割去？子來賠我，我也未必要他！」幾個小內相一齊答應過了，就扶他出門。

卻說金、劉二人見他被沙公喚去，慶幸不了，巴不得他多住幾日，多顯些本事出來，等沙公賞鑑賞鑒，好借他的大樹遮蔭。故此放心落意，再不去接他。比不得在東樓府中睡了三夜，使他三夜不曾合眼，等不到天明就韉了頭口去接，到不得日暮就點著火把相迎。只因沙府無射獵之資，嚴家有攻伐之具。誰料常帶有事，止不過後隊銷亡；到如今自恃無虞，反使前軍覆沒。只見幾名內相扶著汝修進門，滿面俱是愁容，遍體皆無血色。只說他酒量不濟，既經隔宿，還倩人扶醉而歸；誰知他色運告終，未及新婚，早已作無聊之歎。說出被閹的情節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引得這兩位情哥淚雨盆傾，幾乎把全身淹沒。送來的內相等不得他哭完，就催促金、劉二人快寫一張領狀，好帶去回復公公，若有半點差池，少不得是苦主償命。金、劉二人怕有干係，不肯就寫。眾人就拉了汝修，要依舊押他轉去。

二人出於無奈，只得具張甘結與他：「倘有疏虞，願將身抵。」

金、劉打發眾人去後，又從頭哭了一場，遍訪神醫替他療治，方才醫得收口。這十日之內只以救命為主，料想圖不得歡娛。

直等收口之後，正要敘敘舊情，以為永別之計，不想許多內相擁進門來，都說：「限期已滿，快些進去服役。若遲一刻，連具甘結的人都要拿進府去，照他一般閹割也未可知。」二人嚇得魂飛魄散，各人含了眼淚送他出門。

汝修進府之後，知道身已被閹，料想別無去路，落得輸心服意替他做事。或者命裡該做中貴，將來還有個進身。凡是分所當為，沒有一件不盡心竭力，沙太監甚是得意，竟當做嫡親兒子看待他。

汝修起初被閹，還不知來歷，後來細問同伴之人，才曉得是奸雄所使。從此以後，就切齒腐心，力圖報復。只恐怕機心一露，被他覺察出來，不但自身難保，還帶累那兩位情哥必有喪家亡命之事，所以裝聾做啞，只當不知。但見東樓走到，就竭力奉承，說：「以前為生意窮忙，不能夠常來陪伴，如今身在此處，就像在老爺府上一般。凡有用著之處，就差人來呼喚，只要公公肯放，就是三日之中過來兩日，也是情願的。」東樓聽了此言，十分歡喜，常借修花移竹為名，接他過去相伴。沙太監是無？之人，日裡使得他著，夜間無所用之，落得公諸同好。

汝修一到他家，就留心伺察，把他所行的事、所說的話，凡有不利朝廷、妨礙軍國者，都記在一本經折之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沙太監自從閹割汝修，不曾用得半載，就被痰濕交攻，日甚一日，到經年之後，就沉頓而死。臨死之際，少不得要踐生前之約，把汝修贈與東樓。

汝修專事仇人，反加得意，不上一年，把他父子二人一生所做之事，訪得明明白白，不曾漏了一椿。也是他惡貫滿盈，該當敗露，到奸跡訪完之日，恰好就弄出事來。自從楊繼盛出疏劾奏嚴嵩十罪五奸，皇上不聽，倒把繼盛處斬。從此以後，忠臣不服，求去的求去，復參的復參，弄得皇上沒有主意，只得暫示威嚴，吩咐叫嚴嵩致仕，其子嚴世蕃、孫嚴鵠等，俱發煙瘴充軍。這些法度，原是被群臣聒絮不過，權且疏他一疏，待人言稍息之後，依舊召還，仍前寵用的意思。不想倒被個小小忠臣塞住了這番私念，不但不用，還把他肆諸市朝，做了一椿痛快人心之事。

東樓被遣之後，少不得把他隨從之人都發在府縣衙門，討一個收管，好待事定之後，或是入官，或是發還原主，汝修到唱名之際，就高聲喊叫起來，說：「我不是嚴姓家僮，乃沙府中的內監，沙公公既死，自然該獻與朝廷，豈有轉發私家之理？求老爺速備文書申報，待我到皇爺面前自去分理。若還隱匿不申，只怕查檢出來，連該管衙門都有些不便。」府縣官聽了，自然不敢隱蔽，就把他申報上司，上司又轉文達部，直到奏過朝廷，收他入宮之後，才結了這宗公案。

汝修入禁之後，看見宮娥采女所用的雲油香皂及腰間佩帶之物，都有「萃雅樓」三字，就對宮人道，「此我家物也。物到此處，人也歸到此處，可謂有緣。」那些宮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是萃雅樓的店官了。為什麼好好一個男人，不去娶妻生子，倒反閹割起來？」汝修道：「其中有故，如今不便細講。恐怕傳出禁外，又為奸黨所知，我這種冤情就不能夠伸雪了。直等皇爺問我，我方才好說。」那些宮人聽了，個個走到世宗面前搬嘴弄舌，說：「新進來的內監，乃是個生意之人，因被權奸所害，逼他至此。有什麼冤情要訴，不肯對人亂講，直要到萬歲跟前方才肯說。」世宗皇帝聽了這句話，就叫近身侍御把他傳到面前，再三訊問。汝修把被閹的情節，從頭至尾備細說來，一句也不增，一字也不減。說得世宗皇帝大怒起來，就對汝修道：「人說他倚勢虐民，所行之事，沒有一件在情理之中，朕還不信。這等看來，竟是個真正權奸，一毫不謬的了！既然如此，你在他家立腳多時，他平日所作所為定然知道幾件，除此一事之外，還有什麼奸款，將來不利乾朝廷、有誤於軍國的麼？」汝修叩頭不已，連呼萬歲，說：「陛下垂問及此，乃四海蒼生之福、祖宗社稷之靈也。此人奸跡多端，擢髮莫數。奴輩也曾繫念朝廷，留心伺察。他所行的事雖記不全，卻也十件之中知道他三兩件。有個小小經折在此，都是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聞，才敢記在上面。若有一字不確，就不敢妄瀆聽聞，以蹈欺君之罪。」

世宗皇帝取來一看，就不覺大震雷霆，重開天日，把御案一拍，高叫起來道：「好一個楊繼盛，真是比乾復出，箕子再生！所奏之事，果然一字不差。寡人誤殺忠臣，貽譏萬世，真亡國之主也。朕起先的意思，還宴暫震雷霆，終加雨露，待人心稍懈之後，還要用他。這等看來，『遣配』二字不足以盡其辜，定該取他回來，戮於市朝之上，才足以雪忠臣之憤，快蒼生赤子之心！若還一日不死，就放在他煙瘴地方，也還要替朝廷造禍，焉知他不號召蠻夷，思想謀叛？」正在躊躇之際，也是他命該慘死，又有人在火上添油。忽有幾位忠臣封了密疏進來，說：「倭夷入寇，乃嚴世蕃所使，賄賂交通者，已非一日，朝野無不盡知。只因他勢燄熏天，不敢啟口。自蒙發遣之後，民間首發者紛紛而起，乞陛下早正國法，以絕禍萌。」世宗見了，正合著悔恨之意，就傳下密旨，差校尉速拿進京，依擬正法。

汝修等他拿到京師，將斬未斬的時節，自己走到法場之上，指定了他痛罵一頓。又做一首好詩贈他，一來發洩胸中的壘塊，二來使世上聞之，知道為惡之報，其速如此，凡有勢燄者切不可學他。既殺之後，又把他的頭顱制做溺器。因他當日垂涎自己，做了

這樁惡事，後來取樂的時節，唾沫又用得更多，故此償以小便，使他不致虧本。臨死所贈之詩，是一首長短句的古風，大有益於風教。其詩云：

汝割我卵，我去汝頭；以上易下，死有餘羞。

汝戲我臀，我溺汝口；以淨易穢，死多遺臭。

奉勸世間人，莫施刻毒心。

刻毒後來終有報，八兩機謀換一斤。

〔評〕

凡作龍陽者，既以身為妾婦，則所存之人道原屬贅瘤，割而去之，誠為便事。但須此童自發其心，如初集之尤瑞郎則可。